



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许莘 校对 马晴春

地名记忆

记事本

糠饼记

潘圣林

“你这个细伢子，太有得志气了！” “生得贱，还不如去当叫花子讨米吃。” “细时候偷针，长大了就是三只手的贼古精！” 夕阳斜照的生产队晒谷坪里，吵吵嚷嚷，大伙一收工，就聚拢在一起，围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开一场斗争会。

被批斗的是桂林舅舅。他早上劈柴，没搞得手脚麻，只在食堂里盛了半碗照得人影子出的稀粥吃，中午吃的是一钵米放得少水放得多、蒸出来高高隆起的“帽子饭”，刚出门就饿得脑壳往前栽，忍不住就在集体食堂的案板上摸了一个老糠饼，舀了半勺井水咽了下去。

做贼偷公家食堂的口粮，这还了得！个个都这样搞，大集体的墙角会被挖空！桂林舅舅一下成了众矢之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全国上下过苦日子，农村地区更是勒紧裤带，生产队上老老小小合在一起吃大食堂，有上顿没下餐，如今喂猪喂鸡都嫌粗的老糠，那时都做成饼充饥当饭吃。大家脑子单纯，爱憎分明，像桂林舅舅这种行为，就是犯了大忌。

桂林舅舅低着头，任口水淹没瘦如柴的身子。外婆在一边哭诉着：“崽啊，我晓得你是肚子饿得慌，有得办法啊，你老子死得早，屋里得有东西吃。”外婆又拉着队长的手求饶，“我赔给集体食堂几个鸡蛋，你行行好，千万不要打我崽。”

隔壁邻居老斗古父亲前两年因为房屋地基界限的事，与外婆争吵过是非，老斗古心里一直积着几分怨气，这下正好借题发挥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扫把星养出来的崽，还有什么好种，雷打火烧的粪臭鬼！”

桂林舅舅一听这话，脑壳顶直冲气。农村里没死掉病死等意外丧命的细伢子，从不用棺木埋，只用一个挑土的粪箕往土坑里一盖，喊作粪箕鬼。这老斗古的话真恶毒，咒人，欺负人。

外婆长得高高大大，人称长子婆，但是脸庞上两个颧骨陡高，算八字的龙眼子说，外婆这是一副克相。

事情又这么巧，外婆十年内嫁了三个男人，第一个暴病去世，第二个帮人建房从楼顶上摔下来吐血身亡，第三个男人也就是我外公，是青石岗林场吃国家粮的工人，在一次巡山时，被一根从高塄上溜下来的长竹子穿胸而死。

村里人除了可怜外婆，也背地里说外婆是克夫的扫把星。后面围上来看热闹的，搞清楚桂林舅舅就是偷了一个老糠饼，并没偷其他东西，也就渐渐散了，只有老斗古还在火上浇油：“早死老子，有得教养。”

“骂我老子，我睡死你这个地子鬼！”桂林舅舅一听这骂长辈的狠话，更是炸开了，上前挥手一砸骨头铁拳，砸得老斗古“啊”一声眼冒金星打转转。等老斗古回过神来，抄根扁担想还手，桂林舅舅早已一溜烟，藏到了集体仓库后院的草垛里。

也就是这次饿得肚皮贴背皮的难堪，让年少的桂林舅舅记住了，人穷百事衰，饭都吃不饱，还天天扯着喉咙喊什么穷志不穷，越穷越光荣，这只不过是中了毒、念歪了经。

他亲眼目睹窑湾里的丁祥老表，有一回端着钵钵米少多刚出蒸笼的“帽子饭”，一不小心便得撒了一地，沙子灰尘粘在一起。饥肠辘辘的丁祥老表没办法，撇了眼瞪之下趴下身子，像狗一样一粒粒舔干净地上的饭粒。

偷吃食堂里这个粗得割喉的糠饼，也像丁祥老表一样狼狈。那个时候，家里如果没劳力挣工分，西北风都喝不到几口。就这样，小学还有读两年，桂林舅舅就丢下书包，回农村加入到累苦力挣工分的行列。

为了改变大伙的偏见，桂林舅舅做事从不偷懒。杀禾蒭田，砍柴背树，挑砖砌墙，帮厨炒菜，见事做事，样样在行。不到十八岁，桂林舅舅就可以一个人一天打谷收谷十几担，遇到人手少时，一两百斤重的打谷机，他牙一咬，大喝一声，一个人顶着就往里冲，看得旁人目瞪口呆。

大多数人做事磨洋工，吃饭打冲锋，桂林舅舅却反着做，队长吹哨子喊出工，他早已经下田，忙得汗水洗澡。收工时间，别人抢前头直奔集体大食堂，指望着多夹几筷子辣椒里的肥肉吃，他却在一旁，倒点白菜汤拌饭吃。

老斗古父亲去世安葬那天，八个汉子抬着棺木出殡上山，上龙王庙时，遇到一截狭窄的小路摆不开过不去，送葬的队伍停下来动不了了，按照村里的习俗，这棺木是万万不能随意落地的，否则很不吉利。老斗古一家孝子孝孙们急得团团转。

“你们让开一下，我来！”只见个子最高的桂林舅舅，扯一条白色的长手巾扎紧腰杆，一个人顶起主杠的后头，四个汉子并排抬前头，一步移千斤，总算顺利过关。农村里俗称这叫担龙，能够担龙的，就是当之无愧的一等劳力。

那天，老斗古感动得连续在桂林舅舅面前跪了几圈，还单独塞给桂林舅舅两包过滤嘴香烟，之前的那些恩怨，也就此烟消云散。

我家远，跑一趟不容易，那时候我都不骑单车，只能走路来。走路我要一个小时，回去又要一个小时，所以只有二毛五我不来，一个币，还没韵味，什么都没带。两个币我才来。

别跟老板换币的人多，真正换了币就坐上机子的人不多。大家都等着，还有的把钱攥手里，不马上换币。一有人坐上去，游戏厅立刻炸开锅，一人坐着，身后围满了看他玩游戏的。几分钟后，站着看的人乐呵呵，坐着的那个懊恼地站起来，他的币没了。

我最开始不懂，因为路太远，一路上的时候，脑袋里想的全是怎么样避过，怎么千钧一发之际放下个屁化险为夷。到了游戏厅，别人拿着币转悠着，我换了币立刻坐上去，没多久，我便垂着头站起来了。

慢慢就学会了，虽然跑了这么远，换了币我也不先玩了，先看别人玩。在后面看的时候把坐着的人想象成自己，左边猛拐，躲开；右边再右拐，山谷之间捉迷藏。

这样玩着，终于练出来了。虽然我只有两个币，但两个币我至少可以玩1个小时。玩到后面的高级关卡，在后面送的东西就不止一个了，3个4个5个，可跑的地方一点都没扩大，每关屁的总数也还是只有3个。屁必须是万不得已才放，或者根本不是自己放的，而是神来之笔，画龙点睛的一放。搞得后面围观的人不断发出尖叫声，不断欢呼，“哦”“哦”，那个老板都好多次来看。这时候老板增加机子了，2台柜机变成了5台，可我一来，他一上午我坐的这台基本上就只能赚五毛钱了。

老板可能发现了更好的商机，也可能是打屁机赚不到钱了，类似我这样的高手越来越多，大厅也只有那么小，不能再放更多的柜机了。有段时间我没去，再去时发现电影院大厅恢复了原状，没有游戏机了。

几十年了，我从没听说过他的第一个电子游戏是打屁机游戏，那时的你们，还记得打屁机吗？株洲市的第一个电子游戏。

攸县西门官渡的如烟往事

陈安国

攸县县城西门下渡口，旧时称西门官渡，为县内第一关津。又因其坐落在县城西门下的谭家码头，所以又叫“谭家码头”。

同治版《攸县志》载：“第一关津官渡，在西城外，额设船二只，渡夫六名。每季给工食银二两五钱五分零。船欠朽坏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知县陈文言捐修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知县冯运栋捐修。”古代攸县尚有第二关津义渡，“在西城外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，生员陈容广、易为标、单春卿、魏翥、陈拱北等聚邑人两次捐银共計四百九十八两，购置公塘、斑竹铺田五十九亩，租九十担，并接谭家基建渡码头及对河石亭石磴……每年租谷给两舟篙工衣食，余存修整船只。”县志另有西关义渡的记载：“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职贡生员余鸿、胡祖定、文世坊、陈大雅等二十余人，因第一关津达茶陵、安仁等处，公议募金三百零，增置金兰义渡一只，重修对河义渡亭，接买衡邑作字三十一区地名塘底院，苗田三十八亩零，额租三十八席担零。每年除给渡子工食外，余存为修补之费。”县志对于上述三处攸城渡口的记载表明，古时洙水两岸人来客往，依靠的是渡船。渡船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官渡，即由官府负责购置船只，修建津渡码头和支付船工的工资；另一种是义渡，就是县邑士民捐钱建造码头，购置渡船和雇请船工。

在洙水河上还没有桥梁的时代，官渡与义渡一直是连接两岸商贸游客南北去的水上桥梁。这小小的渡口，运送过凡夫俗子，也承载过达官贵人，迎来过文人墨客，也护送过领袖伟人。

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端午节后，时在朝廷翰林院供职的李东阳回茶陵省亲，经过攸县，过的应该是西门官渡。时任攸县县令的陈翁敏，江南向客人，接待

过李东阳，李东阳写过两首诗给陈翁敏。一首是《次韵答攸县陈翁敏》，诗曰：“十年衡岳雁书迟，纵有高怀说向谁。花下一壶狂李白，江头三弄老桓伊。清风坐里时生腋，黄色归时正满眉。樽俎肯留今日燕，为君重咏白驹诗。”陈翁敏一直陪伴李东阳到茶陵，在茶陵告别时，李东阳又写了《送陈翁敏归攸，用前韵一首》给他：“衙门下好栖迟，此意悠悠欲语谁。风静渔歌闻欸乃，夜凉书馆听吾伊。东川二老皆黄发，马氏诸郎总白眉。却忆赋诗相赠地，不应相送更无诗。”李东阳与陈翁敏关系密切后隐退回乡的彭民望也在攸水渡口送别，两人有《送浦归帆》联句：“（李）江接长空浦树回，（彭）归帆落日共徘徊。孤舟望远翻疑去，（李）曲岸移迟忽见来。云里青山前日梦，（彭）楼中翠黛有人开。柴门挽石依然在，（李）转舵先期踏碧苔。”两位友人，触景生情，抒发了彼此相见而又不得不离别的喜悦参半之情。

明崇禎十年（1637年）正月十八日，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从茶陵来攸县，就是从攸水渡口经过。他在旅次日记中记载：“攸水自安福封侯山西南转，俱夹高崑山而下，合于县城东，由西城南去。”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攸水渡过往的人员增多，原先的木板渡船不够用，就改用了汽轮。汽轮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，功率大，每次可以渡过数十人，甲板上还可以运载小车过河。1965年5月21日下午，开国领袖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攸县，乘坐的小车就是用汽轮运载过洙水河的。当年这可是颇费周折的一级警卫大事。当年5月初，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及一批警卫专家来到攸县，告知攸县公安局局长，近一个时期可能要搞一次“军事演习”，县里务必事先组织力量，把沿洙水河一线

的安全保卫工作搞好。过了几天，高文礼打来电话，询问安全保卫工作落实情况。5月20日晚上，高文礼再次打来电话询问。5月21日，攸县公安局全体人员进行待命。11点钟，高厅长的车子直接开到县公安局，告诉局长说：“告诉你，我们很幸福，毛主席要路过这个地方，你们一定要把洙水渡河搞好，千万不能阻车。”下午4时许，十几辆车子过来了，看不出来毛主席在哪一辆车上，车子外表没有什么区别。渡轮每次运送两辆小车，前导车和一辆小车先过去了，第三辆、第四辆小车上了渡船。船行到一半，突然第三辆小车的窗帘被一只大手掀开了，船老板一眼认出了毛主席，激动地喊了出来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当天这只船上四个人看见了毛主席。毛泽东在汽轮上掀开窗帘，眼睛看着河水，嘴巴动了动，说：“解放这么多年了，洙水上面应该架座桥。”

据当时给毛主席开车的司机赵毅回忆，毛主席当时在汽轮上告诉随行的护士长，谭震林就是攸县人，谭震林的老家就在洙水河边。的确，谭震林的故居就在谭家码头岸边的谭家老屋。洙水河由井冈山山泉汇集，经茶陵、茶陵、穿攸县，流向株洲进入湘江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，多次经过这条洙水河。1965年5月21日下午四时零五分，毛泽东从西门下攸水渡口顺利渡过洙水河。两年后，在毛泽东乘坐汽轮的攸水渡口，国家拨款修建了攸县洙水大桥，即今天的洙水一桥。



1954年以“民办公助”形式修建的西阁码头。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，攸县交通主要依靠水运，当时修建的西阁码头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，在70年代陆上交通逐步取代水上交通后退出历史舞台。



1967年建成的攸县洙水大桥，至今仍连接着洙水两岸的繁华市井。

那时的打屁游戏

肖斌

我问妈要了五毛钱，风风火火，赶往将近4公里以外的湘天桥。到了电影院，全身汗不脱，直接扎进售票窗口旁边隔出来的单间，把钱给老板，换了两个硬币。来这个单间的都是我一样的男孩，女孩几乎没有——可能有，谁会注意女生呀，我们的眼睛都盯着两台柜式游戏机。这个游戏的名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认识不认识的，在这个游戏厅玩游戏的人都叫它打屁游戏。你没看错，打屁游戏。我不知道株洲市其它区的第一个电子游戏是什么？但在石峰区，也就是以前的北区，第一个电子游戏是打屁游戏。柜式机左手一个操纵杆，右手一个按钮，操纵杆控制前后左右跑动，按钮是放屁。游戏开始，第一关只有一个追逐你的东西，在格子网格中你跑，它在后面追，要被它追上了，右手按一下，放一个屁挡住它，一共总共3个屁。过一会儿屁消失，它又追你，被它追上你就“死”了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对于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来说，这个游戏是开天辟地的。从来没有过游戏机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可以这么玩游戏。湘天桥是北区最繁华的地方，没有之一，这里是所有工厂职工家属购物的地方，大厂有化工厂冶炼厂氮肥厂机务段，小厂有农药厂电炉厂搪瓷厂瓷厂水泥厂水管厂苗圃，人们都往这里集中。湘天桥不管四季，不管工作日休息日，任何时候，永远都是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。这个永远拥挤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比较宽敞，就是湘天桥电影院。湘天桥电影院三个门，前门接着街这边，外面是电影院宣传栏，宣传栏外面，很宽敞的一块空坪，空坪是人们来看电影的时候停自行车的地方。左右两个门，是看完电影以后人们出来的地方，左右的门外也是空地，不过有电影院的围墙挡着。不知道那个聪明的老板是谁？很显然，他看中了电影院前门进去后，里面空旷的大厅。这大厅现在来看是浪费了，白天没有电影，电影只晚上才有放，大厅白天就空着。那老板有眼光，他租下了大厅右边靠墙的一块地，竖一道挡板，挡板上开几扇门，靠墙的那块空间就变成了一个游戏室。这是没人见过电子游戏的年代，打屁机把我们搞疯了。

二毛五一个币，二毛五可便宜，早餐店里一碗百粒丸虽然吃不饱，可只要一毛钱。可是玩游戏的毛头小伙全疯了，舍不得花一毛钱吃百粒丸，一定舍得二毛五换两个币。我家远，跑一趟不容易，那时候我都不骑单车，只能走路来。走路我要一个小时，回去又要一个小时，所以只有二毛五我不来，一个币，还没韵味，什么都没带。两个币我才来。别跟老板换币的人多，真正换了币就坐上机子的人不多。大家都等着，还有的把钱攥手里，不马上换币。一有人坐上去，游戏厅立刻炸开锅，一人坐着，身后围满了看他玩游戏的人。几分钟后，站着看的人乐呵呵，坐着的那个懊恼地站起来，他的币没了。我最开始不懂，因为路太远，一路上的时候，脑袋里想的全是怎么样避过，怎么千钧一发之际放下个屁化险为夷。到了游戏厅，别人拿着币转悠着，我换了币立刻坐上去，没多久，我便垂着头站起来了。慢慢就学会了，虽然跑了这么远，换了币我也不先玩了，先看别人玩。在后面看的时候把坐着的人想象成自己，左边猛拐，躲开；右边再右拐，山谷之间捉迷藏。这样玩着，终于练出来了。虽然我只有两个币，但两个币我至少可以玩1个小时。玩到后面的高级关卡，在后面送的东西就不止一个了，3个4个5个，可跑的地方一点都没扩大，每关屁的总数也还是只有3个。屁必须是万不得已才放，或者根本不是自己放的，而是神来之笔，画龙点睛的一放。搞得后面围观的人不断发出尖叫声，不断欢呼，“哦”“哦”，那个老板都好多次来看。这时候老板增加机子了，2台柜机变成了5台，可我一来，他一上午我坐的这台基本上就只能赚五毛钱了。老板可能发现了更好的商机，也可能是打屁机赚不到钱了，类似我这样的高手越来越多，大厅也只有那么小，不能再放更多的柜机了。有段时间我没去，再去时发现电影院大厅恢复了原状，没有游戏机了。几十年了，我从没听说过他的第一个电子游戏是打屁机游戏，那时的你们，还记得打屁机吗？株洲市的第一个电子游戏。